

美文 | 阅读 |

## 一味椿芽忆乡愁

□ 胡佑志

新春吐露,香椿树就在春天的不经意中悄悄探出头来,给姹紫嫣红的春天披上红油油的色彩。

故乡的山坡上,不知父亲何时种了一棵香椿树,香椿树一年比一年高。待香椿初露新芽,惊蛰过后,母亲就会采摘一些椿芽,拿回家后,淘洗干净,煎成椿芽鸡蛋饼。淡淡的清香,伴着一股犹如樟脑、丁香的气味扑鼻而来,禁不住让我食欲大开。母亲说:“喜欢吃的话,树上还有椿芽,下次母亲就多给你做点。”

香椿树长到碗口粗时,根部便长出许多次生根,父亲就将次生根苗移栽别处。父亲说:“一棵香椿树,满足不了椿芽吃,多栽几棵,以后就可以一饱口福了。”春天里,邻居见我家香椿长出三两片嫩芽时,就来采摘,父亲非常高兴。母亲也说:“香椿芽多了,吃不完也是浪费,送些给别人,大家吃着都高兴。”母亲的话语,如一缕春风,润泽了我的心田。

待香椿树长到直径二十多厘米时,姐姐要出嫁了。母亲和父亲商量后,决定砍掉那棵香椿树为姐姐添置嫁妆。父亲不舍香椿树,不禁喃喃自语:“这树长势不易,砍掉可惜了,但我闺女要出嫁,得给她做家具啊!”我对父亲说:“爸,你还栽有几棵香椿树,好好管理吧。”父亲暗淡的眼神突然有了希望。

后来,我离开了家乡,故乡对我来说渐行渐远,但香椿的记忆一直陪伴着我。那天,朋友带来一小把香椿芽,问我吃过



没有。我告诉朋友:“香椿我是从小吃着长大的。”朋友一阵惊讶,信誓旦旦地说:“那我今天给你露一手椿芽煎蛋,咋样?”“蛋饼一上桌,我夹了一口,有香椿的味道,但口干晦涩。我对朋友说:“椿芽的最佳采摘期在谷雨前,这时长出的芽肥大而脆嫩,香味浓郁,味道正宗。一旦过了谷雨,就失去了做菜的价值。”

香椿树,有着“树上蔬菜”的美誉。我在超市里看到香椿芽,捆成一捆一小捆的,拿起细看,才发觉这香椿芽与家乡香椿芽大相径庭。小时后吃惯了母亲做的椿芽煎蛋,于是转身走出超市,决定回老家,自己到山坡上去采。

老家山坡上,油菜花黄灿灿一片,各种花儿在春光中摇曳。我寻着当年父亲种植的香椿树而去。幸好还有两三棵春椿树在春风中萌芽,我挑选最嫩的芽摘了一束,带回家,学着母亲当年的样子,做起香椿煎蛋、香椿拌豆腐、凉拌香椿芽等。唇齿留香,让我找回了妈妈的味道。

## 爱的材质

□ 葡萄

出生于西班牙马加拉的巴伯罗·毕加索以画牛为世人熟知。他一生传奇而高产,是艺术史上第一位有生之年亲见自己作品被卢浮宫收藏的画家。

毕加索是个天生的探索者,他不仅在风格上广泛变异于诸多流派,亦在陶瓷、版画、雕刻等诸领域轻松跨界,挥洒自如。

如果说,从没有特定的老师也从没有特定的弟子是毕加索在艺术上对自由的坚守,那么又是什么让他在自由中停留?

1943年,西班牙陷入战事,整个欧洲阴云密布。一个62岁的男人在餐厅遇上了一位21岁的年轻女画家,端了一盘樱桃走过去,便无法自制地就此与相爱7年的恋人多拉·玛尔分道扬镳。这个男人就是毕加索,这个女人叫弗朗索瓦丝·吉洛。

三年后的夏天,吹着法国南部温柔的海风,毕加索不仅征服了这个女人,也由此辉煌了一个小镇的历史。

法国小镇瓦洛里斯,自罗马时期便有着未曾间断的制陶业传统。

从信手拈来的小玩意儿开始,毕加索投身于更深入的研究,并于第二年完成了自己的首件陶瓷作品。

1953年,毕加索移情陶瓷艺术家雅克琳·罗格,并在8年后娶她为妻,直至终老。陶艺也成为他生命的一部分,熔进其灵魂。

对于已经在绘画、雕塑等各方面享有极高声望的毕加索而言,陶艺并非一个新的门类,而是一项新的素材。

和其他艺术家不同,毕加索几乎是有意要打破艺术品“独一无二”的常规,而允

许工作室对其作品复制进行出售。一如他希望自己的版画作品被大量复制而更易与公众见面一样,毕加索正是出于艺术分享的理念,在1950年后针对陶瓷作品展开了一系列的复制生产。这不仅打破了特权阶级对艺术品鉴赏、收藏的垄断局面,更亲自放弃了作为创作者的傲慢。

然而,艺术为天才准备的挑战不止于此。事实上,在当时的艺术观念看来,陶瓷作为一种古老的传统手工门类,其艺术地位尚未获得普遍认可,更无任何现代艺术之特征可言。

而那些瓶瓶罐罐、杯杯盘盘经过大师的创作,用最日常的表达冲破了世人心中的美学束缚,给了寻常物件成为伟大艺术品的可能。

毕加索在陶瓷的世界里,一如既往地做着减法。抽象的线条在二维和三维的舞蹈中留出生命的空隙,以便让时光有路可回。而这一条道路,亦可在1904年至1912年间毕加索同法国画家布拉克建立的突破性的立体主义绘画中寻得先兆。其静物作品曾在造型简约的陶瓷身上找到冲击视觉的有力基础。

而无论是从非洲面具捕获灵感,还是出于对宗教追随,毕加索的艺术思考从未真正远离生养他的地中海文明。表面上的错位、失衡,事实上正是对工整、对称的古典旨趣的摒弃,取而代之的是以内心感受为起点的浪漫与随性。以至有意在作品中保留某种瑕疵而实践艺术创作的完整性,并保持最高程度的忠实。

## 墨天香府

阳春时节,从城里携妻带子回老家,沿途的杨树、柳树摇曳着一簇簇春色。远处的麦苗绿得滴翠,一片片的油菜花点缀在麦苗中间,绿色和金黄色相依成一幅油画。从遍地枯黄中看到新绿,从寒冷中感受到暖意,心变得轻盈,目光也和蔼起来。

天气预报说今天有雨,春雨贵如油,真的下起雨来才好呢,和大自然一起享受春雨的滋润。

春天的景物给人初恋的味道,总是感觉心头隐隐的疼。在老家的小院里,在生活了多年的屋子里,我轻轻掸去家具身

上的灰尘,忆旧的心绪翩翩起飞。妻子说下雨了,我侧耳聆听,果然有噼噼啪啪的声音。到院子里,纷乱的雨滴从天而降,淅淅沥沥,不疾不徐,落在房檐上,落在枝头的嫩芽上。我伸出手掌,抚摸着星星点点的湿;我张开嘴唇,感受那丝丝缕缕的凉。

春雨竟然越下越大,润湿了地皮,没有停止的意思。雨水汇聚在一起,形成涓涓细流,溜到大街上,流进土坑里。

我搬一个低矮的板凳,坐在屋檐下,看雨水的降落,听雨水的声音。小时候,每逢下雨,农家的人们就可以休息了,躺在床上睡觉。而我喜欢坐在屋檐下看雨,母亲说我是个心重的孩子。

## 淋一场春雨

□ 赵明宇

那时候,我为瓦垄之间的一株小草而担忧。它可能是小鸟衔来的一粒草籽,丢弃在瓦垄之间,雨水让它发芽了。可是没雨的日子,这株小草是可怜的,我曾经上到房顶上,专门去看望这株小草,看看它跟别的小草有什么不一样,竟然那么有胆量,敢在房顶上生长。

一个个初绽的嫩芽和雨水相遇,该是多么神圣的沐浴啊,就像出生的孩子吃第一口奶。刚刚酥软起来的土地,有多少粒种子在等待着这场春雨啊,雨水过后,又有多少生命诞生。他们都是春天的子民,被雨水唤醒,在雨水的滋润中萌芽。

房是瓦房,雨滴从瓦垄滴下来,渐渐成了一条线。于是,我忙着找个瓦盆,迎接这来自天上的水。儿子为我撑伞,我拒绝了,我终于走进春雨的怀抱,在春雨中行走是一种享受,还用雨伞吗?

空气清爽,细雨蒙蒙。我踩着一路水花,仿佛听到整个乡村、整个世界都在这沙沙的春雨中纵情吟唱。

诗 | 笔 |

## 《中药志》选二

□ 蒋楠

竹沥

在青霭之下勾连千重岭色  
经年之后,那片斜抱四合院的竹林  
始终复照乡愁

青袍书生挥毫落纸间,日月星辰  
已轮番更换,古老时光的遗骸  
随竹叶片片翻卷

农家女子头戴笠笠,用一双新箸  
紧紧钳住大地的掌心  
迎接曦光,暖阳和破土的笋子

这盘根于幽篁里的山居野径  
和它编织在庭院中  
肩负泥土使命的  
篾席,背篓,簸箕与箩筐

它本是被药师剖析的青竹  
纵烈烈火炙烤  
沥尽骨髓和体液,化身一滴  
定惊解痉的杯中物,也不易其节

桃仁

站在葭苇留醉的旧乡,看蜜桃  
从雨中跌落,椭圆的果仁  
被长风删除或选择性遗忘  
带露的桃花陈述没于氛垢的离忧  
像我与你昨夜的隔窗语  
从相悦到犹疑,只是一个词的距离

季节的步伐快得超出想象  
山暝与垂晖杂来覆掩丘岳的远景  
峰壑在空忆里兜转  
只有啄食过仙桃的鸟儿  
知道一枚桃子未尽的心事

花开对青崖,果熟听暮蝉  
时间毫无怜悯地驱使  
事物在到来,在消隐,逆转  
它们默默偿还泥土的旧帐  
而我蒙受它的甘甜  
在锤开的果核里乱了分寸  
试图用它疏散拥堵在人性里的淤结

## 期待尘埃落下

□ 黎均平

升腾 然后飘零  
并非事物的本质  
其实 是尘埃就该理所当然  
落下

落下是一种回归  
也是一种顿悟

停留于半空中的尘埃  
迟早会丢失回家的路

## 春耕

□ 蓝戈

犁半亩春光  
在田野的胸膛雕刻希望  
种子扎进土地的心里  
开始畅想  
或高或矮或蜿蜒地生长  
或根或茎或果实的形状

扶犁的手  
颤抖着把握春风的方向  
笨拙的嘴  
山歌嘹亮

老牛  
拼命地向前向前  
它的眼中  
长满明天鲜嫩的粮草



李陶 摄



许双福 摄



兰自涛 摄

小 | 小 | 说 | 看 | 台 |

## 老王的心思

□ 郜爱巧

“元宵节快乐,生日快乐,爸。”远在异地的女儿给老王发来了祝福短信。老王看着短信没有回复。接着女儿又给妈妈发了一条短信:“妈,元宵节快乐。”妈迅速的给女儿回了短信:“你爸今天不知谁惹着他了,哭丧着脸,一句话也不说。我知道你爸爱喝小酒,我还特意给他弄了几个可口的下酒菜,哎,他连筷子都没动!”妈妈在这边抱怨道。

那头焦急的女儿立刻给父亲打过来电话,老王看看电话没有接,眼睛红红的,在抹眼泪。“老头子,女儿的电话,你怎么不接呀?”老婆子拍了拍老王的肩膀说。老王好似没听见,仍然不讲话,随之流下一滴眼泪划过了脸颊。

母亲吓坏了,又给女儿发了一条短信:“乖,你爸咋哭了哪?”

女儿那边也慌了脚:“莫非爸想我了,看我不能回家,担心我不成?我给爸发个视频,让爸隔着屏幕看到我也许就好了,妈,您别着急……”

视频打过来了,老王不接也不看,还是两眼无神的坐着。母亲着急地说:“老头子,女儿的视频,快接!女儿给你视频了,快接呀?”老王还是不动弹。

“死老头子,你这是咋滴了?”母亲边嘟囔着边拿起老王的电话,开通视频,那头的女孩春光满面地说:“妈,元宵节快乐。想你了,妈,原谅我不能回家。爸,我知道你怪我不回家,你看这新冠病毒这么厉害,这不是单位不让回家吗?爸,我知道你肯定生我气了,其实,我也很想你们的!”视频中的女儿说着说着哭了。

“老头子,你看闺女都哭了,你倒说句话呀!”

老王这时抬起头来看看视频中的女儿,低沉地说:“孩子,你不用再骗我了。我知道你目前正在武汉抢救病人,你一定要保护好自己啊……”老王说着已是泪流满面了。

## 母亲的“谎言”

□ 蔡中锋

小时候,我们家非常贫穷,一年之中,一般只能吃两次肉。一次是八月十五那天,一次是春节。

可以想见,吃肉,对于那时候的我家来说确实是一件大事!

可是,从我记事的时候起,就知道母亲不爱吃肉。如果是她给大家盛碗,她从来不住自己的碗里盛一块肉。如果是我们盛碗给她盛了几块肉,她也一定会夹到我们兄弟几个的碗中,一块也不给自己留。

小时候我觉得非常奇怪,就问母亲:“娘,肉这么好吃,你怎么一点也不吃啊?”娘就会说:“我不爱吃肉。”我再问:“肉多好吃啊!你怎么会不爱吃呢?”娘就会说:“我一吃肉,身上就起痒痒疙瘩,不敢吃呢!”

后来,我们兄弟几个都成家立业了,生活条件也越来越好,吃肉也就成了我们的家常便饭。但我们都知道母亲不爱吃

肉,所以,和她在一起的时候,我们都不再给她的碗里盛肉。

时间如过隙之驹,转眼间几十年过去,我们都人到中年,母亲也老了,年到八十,眼花得厉害,耳朵也听不清楚了,但她仍不肯麻烦我们,坚持一个人住乡下。

前几天,我硬是将母亲拽上车,好说歹说终于将她接到城里来住几天。那天中午盛碗的时候,我还特意对老婆说:“不要给咱娘盛肉,她不爱吃肉!”老婆笑着说:“这还用你说,我早就知道!”

一天下午,我到班上之后,发现一份材料忘在了家里,就又回去拿。打开房门之后,却见母亲正在从准备扔掉的剩菜中捞肉吃,还边吃边唠叨:“这孩子怎么这么败坏!这么好吃的肉怎么说倒就倒掉了呢!”

原来母亲也爱吃肉!  
我的八十岁的白发亲娘啊!